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陶鳴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光宗時彭龜年論邊防事宜疏曰臣聞北敵近有韃靼諸國之兵河北又遭水旱狥至之變度其事勢和好必堅唯聞河南流人並無歸着若更不熟未免聚為盜賊又云流人往往有歸附之語亦知朝廷已有指揮令

沿邊諸州謹守疆埸至即約廻但恐此輩以救死為心彼既無從得食忽爾衝突而来未必可以擱約儻或擱約不住又難驅逐以兵敵人亦耻於百姓流移當必反以本朝誘引人過界為解設或至此不特失中原之心又將失敵國之心事當早圖不可坐待寧謀之而不用勿事至而旋圖欲望聖慈宣諭大臣令密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熟議所以處之之道庶幾不致緩急誤事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臣吕祖儉上奏曰臣恭惟國

家遭靖康之禍至慘至痛所不忍言凡在臣子皆同不共戴天之讐高宗中興大業屈已和戎終未克伸大義於天下孝宗思雪讐耻務圖規恢雖倦於憂勤不得少遂然天地大分於是稍正亦足以慰列聖在天之靈陛下承太上之付託洪濟艱難與時屈伸不殄厥愠祗宜懋德脩政蓄鋭養力以俟時幾誠不可妄挑兵端趣其變動然臣竊揣事勢敵情難知備豫不虞始能無悔自紹熈變故有輕我心彼之来者陳幣在館辭語不恭我

之去者摧辱逼脅不顧常禮傳聞駭常孰不悲憤夫其所以敢於藐玩是豈無故而然而又邊遽所傳其事非一括馬簽軍近淮積粟治戰艦於海道遣大酋於汴京固難盡謂實然第人情已覺動揺令使命之歸乃以其所知盡寛衆聽既曰無他憂也彼自防内難爾又曰無他事也彼自興河役爾形跡事實莫得而掩辭説解釋過為自文設使彼之計慮秖為虛聲未必有實則隋文平陳之策所謂量彼収穫之際徴集士馬聲言掩襲彼

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萬一敵情或出於斯則亦必深勞宵旰之慮矣兵家常言無恃敵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令交為無他之説者是乃恃其不来徒覬幸其如我所料而已儻或是説浸淫不已而弗圖所以待之之具他日邊烽有警敵使扣關若有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事出卒遽莫知所應從之則國威愈損拒之則國勢難支至於此時而後知其言之誤國亦何及哉伏望陛下

痛念讐耻之未報深察戎心之難知夙夜之間基命宥密固不可以爲無他而自寛尤不可徒為張皇而自擾明詔二三大臣堅彊志意審定規模相與盡誠勠力圖田實政布置實材以為待敵之方内而宿衛諸將訓飭其和輯士心外而被邊諸屯申嚴其周視邊備復於重鎮圖任舊臣老將俾為固圉之謀彼若求釁生辭則在帷幄運籌者折之以正理出之以遜辭盡其在我毋為兵首神天助順軍聲自強宋德在人必無厭斁

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為邊患制馭之方豈無其說臣以為宜擇所在知勇為猺人所信服者立為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況其習俗嗜欲悉同猺人利害情偽莫不習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五年之間能立勞効即與補正彼既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愛盡忠公家哉所謂損虛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也帝下其議既而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角官及防

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之為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彦勵之請所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寧宗時著作佐郎張宓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於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倘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

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令則病乎分也衞涇應詔論北伐劄子曰臣踈賤至愚輒爾兼官猥奉明詔使得吐露與聞邊議之重仰見陛下博盡下情憂深慮遠以圖帝王萬全之至計臣敢不罄竭愚忠臣竊惟國家再脩盟好以來邊報晏清中外寧謐民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蓋踰四十年于此比來敵運衰微內當

多事自斁之餘頗為恭順外知吾國飭備之謹寖生疑懼伏覩宣示類聚探報事宜其虛實的確雖不可盡知臣妄料敵情不過因並邊侵軼之擾多為防備必未敢輕犯王畧自速殄亡近者賀正使副陳景俊等回程竊知敵廷甞有文諭其詞委曲類若退懦然觀其指意只欲求邊臣無生事盜賊不作邊境安靜而已令探報所云修道路閱舟師點集兵夫添置寨柵等事往往其國眎吾增戍隨亦葺備施行未必周悉傳聞易至張皇譬

之對奕彼此相應此示之急則彼亦急此示之緩則彼亦緩如邇日朝廷分置使命相繼宣諭諜間往来彼寧不知恐其展轉生疑安知凡百繕守殆將不止如目前所傳此亦事勢之所必至毋足怪者臣反覆熟慮今日之計惟當審在我之虛實以為備禦必勝之策無或隨在彼之動靜以為作輟無定之謀自古兩國相持未問強弱持重者安輕動者危應兵常勝首事常沮秦漢之遠未暇悉論東晉事體大略類今謝玄淝水之勝苻堅

舉國之衆匹馬不能北返此應兵必勝之驗也褚裒殷浩投機太速勞師於外曾微寸功此首事多沮之鑒也本朝中興以後凡渝盟興師常先出於敵然敵首兵每衂而我應兵常得利烏珠號善用兵獨頼昌大敗以十萬勁騎不能支劉錡背城之一戰海陵兇焰方張自謂可以叱咤渡江而海道采石所向輙挫卒授首于廣陵此二役者敵以首兵而皆敗使今日侵犯之謀果先出於彼是以機授我堅師不動以待之正不足畏狃敵之

既衰萬萬不及烏珠及海陵時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利為寇利禦寇今當令敵常居為寇之名而在我先定禦寇之計是遺敵以不利而我擇其甚利圖全制勝莫切於此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善戰者致於人臣所謂持重則安致人者也輕動則危致於人者也若北敵自貽伊戚警我邊陲是墮乎致於我之術矣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豈不能収頼昌城下御敵之效乎臣所慮者彼此疑障既開邊備未可輕撤要當力於自治

堅忍持重勿為無益之爭以啓其侮勿為易泄之機以激其變稍遲歲月使吾之戎政益修軍實愈裕儲蓄豐裕士馬騰奮則伸縮進退無不在我遲速操縱終可以得志矣況中國舉措尤貴嚴密若朝得一報而為之營營不寧夕得一奏而遽謂晏然無事臣恐非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敵國得以窺測淺深也昔魯有疆事疆吏以告魯桓公曰疆場之事謹守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魯豈忘疆事哉蓋内為之備而外

不示弱此有所主而彼不能動耳豈以天下之大而可無自立之規模乎臣有惓惓之愚夫事有先後謀有緩急譬人之一身腹心無疾而後外邪可攻今備邊之計誠不可緩而荆襄兩淮所在饑民未甚帖息尤所當急若艱食者衆萬一盜賊有警則敵得窺伺之便而始有重煩朝廷之憂者其可不亟圖之臣願陛下申敕宣諭使司且以撫安饑民為先使腹心救寧根本充實則内安外懼而禦備之策可以無闕臣識見短淺冒陳管臆

不足以仰裨廟筭席槀恐懼陛下赦之幸甚

司令許應龍奏曰臣竊惟今日之務莫急於備邊小大之臣陳謀獻議不曰意嚮當定則曰規模當立不曰議論貴一則曰事機貴審陛下既熟聞之矣臣雖至愚安敢復援前說以瀆天聽輒以彊本之策為陛下陳之夫紓一時之急者不得不為權宜之舉防後日之患者不可不為彊本之計倚權宜之舉而欲其經久而無患者見遠識微之論則以為猶有遺慮也且賴忠義之人以

紓一時之急豈非權宜之舉乎練官軍以防後日之患豈非彊本之計乎粤自京口之舟失於警備之不嚴泗水之師衂於揣度之不審既而決淮陰之勝而挫殘敵之鋒者忠義之力也邇者烽燧告警而敵情叵測游騎出没而疆埸靡寧未幾奏濠梁之捷以伸吾中國之威者又忠義之力也夫軍書輻湊以交馳羽檄重跡而狎至隨機應變豈容無策令也連營列戍第為守衛之謀邊將閉城僅防衝突之擾苟非調發忠義設伏犄角則

何以却鴟張之勢而成克獲之功哉是則將以紓一時之急其勢不得不爾雖然此特權宜之舉而彊本之計又有不容緩者蓋元氣既固外邪自消吾之威令茍伸則英雄豪傑之徒莫不俛首屈意於其下然則官軍者豈非今日之所當振乎官軍振則根本彊根本彊則忠義之人可以為吾之助而不能為吾之患此亦漢以南北軍相制之遺意茍以其脆弱難用不加激厲而攘却之功一切倚辦於忠義彼將謂秦無人萬一恃彊而驕

蹇挾功而邀求不厭其欲其能帖然而無譁乎況吾之
虛實彼所熟知苟一摇足何以制之且今之官兵非不
多也器甲非不利也廩食非不繼也以此禦戎何患不
濟苟能揀其驍鋭嚴其紀律日夕淬礪常若寇至廹遇
敵之際則功多者有厚賞不廸者有顯戮毋徇私意而
為之重輕毋事姑息而為之容隱則怯者奮而為勇弱
者轉而為彊兵威振厲隱然有猛虎在山之勢不惟可
以折敵人之衝尤可以消山東偏重之勢何者彼知朝

廷之所倚仗者不專在我也夫既資彼之力以紓一時之急復張吾軍以消他日之患則國勢歸然猶泰山而四維之矣而或者乃曰忠義之人猶養虎耳飢則求食飽則反噬深咎夫招來者之不審也吁是固然矣然既招之則不容却之彼既與敵為仇羣然歸我苟無以安其心是絶其向生之塗激其等死之忿獸窮則搏勢所必至况彼方有功於我猶賴以為犄角之助則亦惟區處調伏使之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虞耳所謂區處

之策者何也懷之以恩結之以信寵之以爵賞贍之以
闕額官兵之廩使之歡欣感戴樂為吾用而吾之兵威
又足以鎮服其心則亦庶乎其可也吁忠義若可慮也
而有以制之則不足慮官軍若難用也而有以厲之則
皆可用然而致此者則必有任其責者耳夫膺守禦之
寄者邊將也總邊將之權者制閫也昔蜀以孔明駐漢
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得以乘
機制變而有成功今之任制閫者苟得其人則舉邊陲

之寄悉以付之使進退伸縮莫不如意則號令一而人心協尙州縣之有事權者或得以已見專達雖曰事機無壅然而謀議或有異同施行或至牴牾則倉卒緩急諸將罔攸稟令廟謨宏深其必有以處此矣雖然備禦之策尤當一定不可視緩急而為之作輟覩勝負而為之驚喜昔元祐初以累世逋誅之鬼章一日縛致闕庭疑若可以晏然矣而議臣以為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此始不然則以勝為災夫

當國家全盛之時猶不敢忘警懼之戒況邊事未寧之日乎毋恃其一勝當思為常勝之謀毋忝於少安益圖為久安之計此又帝王萬全之策也臣位卑言高罪在不赦惟陛下恕其愚忠

應龍又奏曰臣聞禦戎之策有三曰戰曰守曰和因時施宜固難執一然其事未嘗不相關焉銳於立功者則曰殘敵煙滅中原丘墟振兵直前當如摧枯拉朽之易不特慰來蘇之望尤可成剋復之勳是則攻戰之舉固

不容緩然深謀遠慮者則曰理内斯可禦外彊本斯可折衝兵財俱乏事力不繼而邊尋干戈則召釁稔禍功未成而害已見其可不為備守之圖然城壘方營而侵軼已至糧食甫積而摽掠時警羽檄交馳將左支右吾之不暇其能固吾圉乎是又不容於不和也是必和親以紓其擾然後備守之計為可圖備守以壯其勢然後征伐之謀方可舉是以古人雖和未嘗不為守雖守亦曷嘗忘為戰之備哉請以漢家之事明之漢興之初平

城之圍未報嫚書之辱未雪犁庭掃穴似不容已然而樊噲橫行之請則却之賈誼三表五餌之策則謝之和親之約細過之棄冠蓋往來金繒賂遺曽不以為勞且費何耶盖小屈者所以為大伸之基而歛翼匿形者未始不為搏擊計也況當是時民之瘡痍未瘳而休息之政未施公私之積尚乏而邊陲之警未寧則所以拳拳於議和者將以為備守之圖也故塞下之粟可得而積内帑之錢可得而羨材官騎士蒐閱於都試六郡良家

之子閑習於馳射凡此者孰非為攻戰之備廹夫國勢已殭皇威茲振然後馳陰山之北而使漠南無王庭焉極其盛也款塞而慕義稽首而稱藩推所由來亦和親之計有以基之今日和好之議意或出此是豈怯懾而不振者乎所患者玩一時之少安而忘備禦之大計耳況强敵之心背服靡定其吞併種落每以和好為豢敵之計今當深思曲防以伐其謀外姑示講和之意而内實為强本之圖厲兵堅守常若寇至來則應之侵則禦

之庶乎其可以自固也乃者蒙古使来或欲絶之以杜其窺伺或欲卑之以示吾名分或疑其虚偽而不應加禮此固所以尊國勢而挫戎心然此既通好於彼彼以復命而来已抵中都亦難遽絶寵以錫賚勞以燕享隨時施宜不得不爾初非過於懲創而自損威重也雖和好成否難以預計然絶之卑之則憤心一生其能保其無間言乎釁端一開其患立見盖不止於威重之少損也為此舉者姑欲因此而達和好之意欵侵撓之兵而

為安邊息民之計耳使和議既成尚當嚴於備禦況議猶未定可不亟思所以處之乎且今之師旅疲於攻守財用耗於調發郡邑困於應辦盡心力而為之猶懼不給一或少緩寀如其來得無彷徨失措乎兵之闕額者當補而訓練之必精城之頹圮者當修而防捍之必嚴事事而為之慮使無一之不盡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此乃禦戎之上策也吁内修者如支傾極力拄撑不急則仆外攘者如奕棊當審彼已輕舉則失

苟為計既審而又極力以扗之安彊之効自可坐致雖然能戰而後可以能守苟徒曰守之可以無虞也彼長驅而來與吾對壘擁兵直前其能閉關以自保乎抑鋒鏑不容於不交乎是則攻戰之具尤所當講今雖未為開拓之謀然豈終忘規恢之計生聚教訓可以成報復之功内修政事可以𢹂外攘之効根本苟彊皇威益振天道好還寧無可乘之機第今未可為耳今主議于中者既有定論而宣力于外者當為遠謀竊[illegible]羊祜在襄陽務

修德信使命常通刈穀為糧則輸絹以償欲進詭計則却而不納二境之間懽然交和疑若安於苟且而無遠略矣孰知夫規恢之謀已寓於此而混一之功不旋踵而成令之任責者當以是為心毋貪小勝以窮追毋校小嫌而起釁養威持重待時而動復文武之境土當侔德於宣王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嘉定元年大學博士真德秀上殿奏劄曰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

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為和也難況反覆無常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敵人欲多歲幣之

數而吾亦曰可增敵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来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曽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敵人得以闚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敵臣不知姑欲養其事

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
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恃和
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
日忘㑹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
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役
而非用權以𫎇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
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絶隣國之援撤防弛備兾秦之
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

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覩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𡚁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令日號為更化矣而敵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覩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

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彊敵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晏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

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傍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微賤乍對清光輒竭跧跧之思惟陛下財擇

六年德秀為起居舍人直前奏劄曰臣竊惟備邊制敵
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荆襄
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寔東南之首
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
蓋有成筭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
長安百二之勢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今敵為蒙
古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
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邠岐汧隴遂為戰塲虎鬬于

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歷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陜西閫帥則就命韓琦延安閫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材之效也今自東南持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為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智略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

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緫饟榷攷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為急臣妄言有罪惟陛下赦之

貼黃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晝隕占者以為覆軍流血之象分野雖在晉埜實在益故臣妄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之大者伏乞睿照

臣恭聞淳熙間有太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

置使一員任六十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害之機願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一旦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實思患豫圖之策孝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可為萬世法惟陛下財察

七年德秀使還上殿劄子曰臣等非材蒙陛下擢將使指

脩聘鄰邦適當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久駐淮壖日聆邊報或云蒙古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異域雖盛不足憂内治未脩異域雖微有足畏蓋昔者劉石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

因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内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畧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敵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勢竊以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驟興之狂冦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攜老穉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埸拒卻使

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勢未已盖其仍歲洊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若一切拒絶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羣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僭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並邊纔數十舍倘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外裔得志必欲滅完顔之宗干戈相尋威力弗敵紛紜㪅

突迫吾邊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為外裔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勢必不支萬一蒙古遂能奄有其土疆方張之埶未易屈服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國舊臣各圖自售指𡁷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

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邊庭
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嘗
為虛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
者乎而封疆扞圉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
曰吾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
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
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

淮荆襄為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彊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苻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闚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令日所宜用也臣等閒者自揚而之楚自楚

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瀰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彊忍無異兒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彊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驚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

猶咽喉見搤於人而欲與之角藩墻扃鐍為盜所有而欲居堂奥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揞克自封巽懦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脉絡

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頴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粮饟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蒙古相持葢非一日戰鬬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烏凌噶忠之歸赫舍哩

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他可槩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敵巢摧陷之報質諸戎師亦復謂然迨次脩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亡兹非細事風傳不一乃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吴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由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顓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區區本無奇策獨念將命之

初違去殿陛蒙陛下温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
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惟聖明財察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奏論邊事狀曰臣至愚極陋蒙
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
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
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
脩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宗許
之臣雖於脩無能為役然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

職則邊垂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人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蒙古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金人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斂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

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犯中原臣竊

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

國與外禦邊人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

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

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

信仁賢脩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

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沉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

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

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敵國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令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敕維時幾安股肱不良萬事墮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

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壊矣其失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髙俅迭主兵柄教閲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陛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壊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

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恠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工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巳從人成湯之徳從諫弗咈自昔末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昌言伉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箝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毁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翺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巋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養成大患至敵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

敵國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凴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為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産以蕞爾之鄭崎嶇彊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

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盖有國者不幸與彊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輙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

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蠶食并吞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

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怯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急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謟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敵國者臣

觀蒙古之在今日無與，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盖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餌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覘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巧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算，而

一切倖安畏耎者敵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乃使大宋臣子拜仇敵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誘曰漕之渠乾涸使殘敵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絶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

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敵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敵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

陳若昔永嘉之亂江左粗安者盖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國遂萌飲江之志今新敵乍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羣盜又皆往往服從臣恐與五國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峙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敵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威彊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

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彊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吴而當彊大之魏若未易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吴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頽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

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闘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羣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

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収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不知其所終也臣自委質立朝以來區區之愚唯知有君父有社稷故常盡忠極慮不敢自為身謀今見時事憂虞如此而顧戀寸禄不為朝廷一言豈惟自負夙心抑亦

有慚戴履是用齋心潔誠忘寢廢食裁成此章欲進復休至于數四懷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天誘臣衷欲以感悟陛下儻或萬一見於施行則臣雖擯廢田里其幸多矣

貼黄臣竊見太祖太宗艱難百戰以有天下真宗仁宗兢業守成至于徽宗之世宇内承平民物熙洽不幸崇寧而後羣小得志陷害忠良遂使在廷無一君子迨政和初遼國衰微金人崛起王黼童貫

之徒希功寡謀取侮敵人馴致靖康之變都城失守二聖蒙塵追前失可為隕涕臣仰惟陛下鋭精典學親御經帷凡祖宗創守之規模可為今日法者既日陳于前矣至於崇宣之事可為今日戒者願詔館閣之臣編類來上退朝之暇以時省覽庶幾姦邪誤國之狀敵人内侵之恥一一備見本末于以鑒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皇太子春秋鼎盛問學日新亦宜命宫僚編纂上件故實從容謀

論其於令德啓發必多臣位下人微志在納忠狂
僭妄言伏竢誅殛
九年袁燮輪對劄子曰臣竊惟當今之務有不可一日
緩者邊防是也自陛下更化以來今十年矣築城壁浚
壕塹繕兵甲積芻粟習武藝申軍律未甞一日不為備
禦計也勤勤葺理至于今日宜其十全無闕物物可仗
邊疆隠然有不可敵之威外域帖然無敢為寇之意其
理固當然也近者竊聞垂亡之敵輙敢率其餘衆侵我

疆埸掠我人民焚我邊含偃然有輕視中國之心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我之所謂邊防者未必真可恃也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往時稍有勞績之人率以罪罷凡今所用新進為多孰為智孰為勇朝廷不得而知也孰為傑出孰為中才朝廷不得而知也四顧乏使聊復用之是謂之嘗試任嘗試之將而責以真才實能之事豈不難哉然則何以得良將曰朝廷之上改弦更轍作其怠驕苟安之氣則良將出矣敵雖微弱而交聘未已所

以猶敢桀驁一旦絶之出其不意寧不震懾若猶侵犯
以兵驅之觀其戰鬭而智勇傑出之才因是表見折衝
禦侮不患無人此乃邊防之首務也講和誓書質諸天
地邀諸神明不如約者墜其國可謂嚴矣誰敢違之而
殘敵輙敢渝盟豈不自知其非哉直欲邀我歲幣故為
此小撓爾我從而與之是畏其威也是示之弱也堂堂
大朝而見脅於衰殘之敵國惟其所欲略不敢較玆其
為恥辱也大矣使彼猶在燕山其國尚疆未甞棄好雖

與之可也今失其窟穴不絶如縷又已渝盟其可與乎稽諸公論萬口一辭謂不當與惟淺謀寡識者或以為當與爾一或與之我氣先索何以立國方今外國蒙古最彊及其他豪傑崛起於北地者甚衆見吾怯弱如此將有吞噬之心豈不尤為可慮乎昔紹興中北敵彊盛而徽皇梓宮未歸太母隔在沙漠故高宗不得不與之和所給歲幣減於全盛者半而當時忠臣義士猶以死爭之及金人叛盟親提重兵大入淮甸而完顔雍已入

於北方亮尋隕于非命而雍盡反其所為其國再安欲
尋舊好故孝宗減幣而許其和令之殘敵與其彊盛之
時固萬萬不侔也而我之與幣增於隆興一如紹興之
數毋乃太不稱乎毋乃太卑辱乎借寇兵資盜糧古人
之所深戒也彼既渝盟是為寇盜乃以重幣資之衰弱
之餘一旦得此於以激厲其衆又豈中國之利也哉善
立大事者能反而用之不以是資敵而反以制敵夫令
之所患者財用未充也然歲幣之數不為不厚足以募

勇敢足以旌戰功自今以往邊防於此取辦國威由此復伸此天所以佑我國家也其弱也易兼其昧也易攻摧枯拉朽不勞餘力此天所以授陛下復讎刷恥之機會也殘敵折而入我蒙古及夫群雄知中國有人莫不惕息此天所以啓我昌運也陛下内揆於心曉然見夫歲幣之不可與固守而確持之則可以奉順天意矣臣聞孔子之言曰為君難何以為難也決大疑定大計措其國於泰山之安天下無敵焉所以難也勢則不彊威

則不振患人之見陵重賂以求免中才常主亦能為之何待於聖君乎願陛下審思之臣不勝惓惓

十年衮變又上劄子曰臣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為急要當精講而熟計之吳吕範有言同舟涉海一物不牢則俱受其病此至論也然則今之邊防其可有一事之不備乎臣職在獻納不敢緘默謹以今日六事公論以為未備者上徹淵聽臣聞古之立大事者必定其規模而乘其機會譬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

無越思所謂規模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所謂機會也夫惟規模素定於胸中緩急先後有如王朴平邊之策故守不為徒守而戰不為浪戰機會未至則舒徐以待可為之時機會可乘則果決以奮有為之畧大功之所由集也今之邊防亦果能若是否乎此公論以為未備者一也臣聞古之善料敵者必察其虛實而知其强弱避實擊虛避强擊弱則易為力今自間探不明懵不知其所向不擣其虛而擣其實不攻

其弱而攻其強豈惟無益必將自斃又何以決勝乎此公論所以為未備者二也臣聞古者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如心腹手足之交相為用如父子兄弟之無有間隔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興亡之所以殊也今人各有心異論蠭起不以國事為念而惟己私是逞甚者他人有能己則嫉之造作浮言播於朝路使有功者不能自安豈忠於事君者乎此公論以為未備者三也臣聞兵不在多以精為貴國初兵

籍不過十五萬而征伐四出莫不如意惟其精也自秦檜當國陰與敵結沿邊不宿重兵故大軍屯於江上有急出戍給之生券不為不多矣然皆習於驕惰不堪戰攻故議者以為不若令歸舊屯而以其生劵給沿邊武勇之士公家支費不增於前而守禦得人遠勝於舊有安居之樂而無出戍之勞新卒列營相望則大軍可以漸減闕額勿補以計消之誠强兵省費經久無窮之利也而不聞施行此公論之所為未備者四也臣聞善馭

軍者必嚴其紀律白刃在前不敢不蹈以為退卻者必死而前進者猶可冀其或生也故惟知主將之可畏而不知敵人之可畏出師之日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頥一死將至所以悲爾今軍人遇敵望風而奔蓋以為前進多死而退卻可幸免也紀律之不嚴一至於此乎此公論以為未備者五也臣聞善養兵者必厚其貨財國初沿邊諸將久於其職關市之征皆得自用以招募勇士以旌賞有功以資給間諜裕然有餘未嘗匱乏中興

大将所蓄之財亦不可勝計紹興之末内帑所賜犒軍緡錢多至千萬無所靳惜今日軍用不饒既無以豐犒戰士又主将朘削而軍人益貧平居憔悴無聊臨難豈能死敵此公論以為未備者六也即此六事推之其他未備者亦多矣區區殘敵敢抗天威苟不能克為千載笑伏惟陛下明詔股肱之臣大修軍政如臣所陳六事靡不更張以實邊防以强國埶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亟圖之

變又上劄子曰臣聞天下之大勢有安危有存亡關乎安危猶可言也關乎存亡不可勝諱矣人孰不知存亡之分至為可畏惟辯之不早於其關乎安危也不速救之浸淫不已則存亡繫之矣豈不哀哉臣竊觀當今之務惟邊防最切而其間利害有未易言者自淮甸以迄巴蜀皆邊面也形勢至廣不勝其備要當斟酌時宜而善處之淮甸迫近中都論者皆以為急然以臣觀之近者固不可緩遠者尤不可忽臣請先言蜀中之利害可

乎蓋昔者張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養兵乃以五路財賦均之四蜀增立名色謂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馴致于今資用耗竭人情既岌岌矣往歲殘敵寇邊淮襄之間日尋干戈獨此一方互市自若遂啓戎心乘間深入殺戮不可勝計忠義之徒痛其家之碎于敵也縞素復讐義固當爾而我師追而還之敵躡其後無所逃死安得不怨讟並興慮其難制盡散之以為農則安得而不叛敵窺其意從而誘之幸以忠義自名終不甘為敵役

及其末固汲汲招集其亦可也而事權不出於一諸司各行其意於是乎紀綱紛亂姦宄並作而關外四郡遂莽為盜墟此關乎安危之時也若救頭然雖危可安失今不圖噬臍何及萬一四郡失守則四蜀之心揺矣惟蜀與楚相依以立蜀人乖亂楚將若何脣亡齒寒之憂近在眼中矣淮甸其能自安乎中都寧不震乎可為寒心可為慟哭此其利害豈直安危也哉智者圖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原紛擾之由求康濟之策推赤心置人

腹中則銅馬之流莫不感悦擇賊將用其計謀則李祐之徒皆能成功不疑於物物亦誠焉古人此論可謂著明矣淮西山東之豪所以為我盡力者誠心待之蜀之當事任者誠能効其所為開示大信堅於金石孰不樂為吾用並邊忠義聲勢相接若左右手之交相為援若兄及弟之共禦其侮智謀迭出則殘敵不能支矣此所謂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為

言結之以恩信開之以法度不疾而徐巧於調伏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患也苟非其人孰任茲事擯黜其庸懦不才者更用其望實夙著者號令一新精采俱變元氣既充外邪消伏挈諸擾攘之中置之安全之域豈惟蜀安天下舉安事之樞要昭然在是也惟陛下亟圖之

十一年臣僚復上言慶歴間張方平嘗以為朝廷每備西北孰不知猺蠻衝突嶺外南鄰交阯勢須經營唐時

西備吐蕃其後安南寇邊旋致龎勛之禍國朝每憂契
丹元昊而儂智高陷邕州南徼騷動天子為之旰食豈
細故哉臣等比見淮甸間版築洊興更戍日益而廣南
城隍摧圮不葺戍兵逃亡殆盡春秋教閱郡無百人雖
有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集事宜於
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籍其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格以
示懲勸如此則號令嚴明守禦完固民習戰鬬可息猺
蠻侵掠之患措四十州民於久安之域矣詔從之

袁說友論楚州屯戍臣竊謂城守以為固不若軍心以為固盖城雖堅而固之者在人軍無二三之心則誠甚於百二山河之險也故曰衆心成城此言誠在於衆而不專在於城也臣茲奉選命護客有行往來之間道由楚州切覩本州城壁勢極雄壯盖楚州實為揚州籓籬之衛也臣復詢之淮民與軍士等皆謂自淮而南其陸路至揚州則自盱眙由天長而來其水路則自清河口由楚州而來也然楚州尤為要害者以敵人糧道必由

於楚又楚在揚之前其來則楚為之敵若以他路至揚州則楚又扼其後所以朝廷以楚為重增城設塹不敢忽也今楚之人皆謂頃年朝廷嘗以武鋒一軍八千人屯駐于楚軍人家屬悉在焉誠足為緩急死守之備自揚州增刱堡寨以一時建議者遂移武鋒一軍盡屯堡寨今不過令鎮江都統司每歲更戍于楚僅五千人耳既無老小同行又每歲一替不為久計總司復添支食錢幾二萬緡誠恐緩急之日更戍之士各念妻兒在他

郡且非久屯更練者恐不能責之死守臣等欲望聖慈以楚城爲揚州腹背要害命樞廷相度或不復武鋒一軍即乞令鎮江都統司撥五千人選擇將副各同老小就來年二月合更戍日密與分屯久戍于楚庶不張皇其元來武鋒軍寨屋見令存在却預行修葺庶幾軍士老小同戍且爲久計其與無家屬而更戍者事體全然不同他日緩急必可恃以固守兼亦省總司每歲二萬餘緡之費誠非細務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理宗時寶章閣學士曹彦約上奏曰臣聞敵國盜賊之患自古所不能無惟在處置得宜然後不能為害所謂處置得宜其略有五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至於擇將練兵事之重者也臣猶

以為次也所謂守道者用兵之道必須先論曲直當丙子丁丑間飢民闖邊者動以萬數朝廷恐惹邊釁抑之不納其後邊臣貪功慕簞食壺漿之名延納入境致使重兵在戍十年不撤蠹國害民莫甚於此已往之事不復歸咎矣今當明正好惡定攻守之議廣立規撫為長久之計不冒昧而進不畜縮而退不以一勝而舉手相慶不以一敗而唶舌相視然後可以言道也所謂固本者營壘布列莫先重內古人處置固自有體重兵皆在

江內而三衙尤多勝兵中興百年恃此以不恐其後馬
司徙置江上而建康鎮江諸軍皆在江北人心易揺姦
宄易生設有緩急不能自立為今之計莫若使殿步之
兵重於江上江上之兵重於真揚真揚之兵重於楚海
聚兵於內守以大將有時應敵可以調發應敵之後復
歸本營外雖有警中實安堵此所以為本彊也所謂通
財者臣固知治國之道不可以無財有用之財不可以
妄用若必以吝財為政則軍事淪於淺陋矣當開禧未

用兵以前諸軍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寛剩其不肖者固掩為已有而其賢者猶得以激賞其軍也及乎出戍數多調發不時諸軍在寨所餘無幾營運日削無所取辦而獨於互送之禮買工之獘不肯少損盛寒出戰無望牛酒衣不蔽體日食尚闕望敵驚奔勢實使然士大夫但見乾道淳煕間諸軍富足將謂今日事體尚未改舊不知開禧以後大相遼絶今若改絃更張必須選擇朝臣體訪諸軍利害供其乏困削其煩苛若軍

用不足則又捐金帛以與之一時區處未免浪費比之
喪師辱國孰大孰小此所謂通財也所謂稽衆者用兵
之道臨機雖貴密謀而起事要須兼聽漢高祖欲復六
國則酈食其張良各獻其計武帝誘致匈奴則王恢韓
安國各逞其辯用張良之策而漢彊用王恢之策而漢
敗此其驗也比歲邊事不常而廟論過於嚴密道路妄
傳易以惑衆浮言胥動固不足卹其實意向不決未易
舉事咨諏不廣難以至當洪範稽疑謀及卿士大雅先

民詢于芻蕘令若采之衆論使之各盡其長朝廷選而用之不問卑賤千慮之愚容有一得異時選擇邊帥亦將於此而得之此所謂稽衆也所謂愛民者自古未有不愛民而可以立國也今陛下每對羣臣曰以愛民為念大臣圜座日以愛民為政御史諫官奏疏論事日以愛民為説而州縣田里之間實未有愛民之効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則貪吏之害未去也朝廷立文承錢物之數本至公也彼則以增羨為名而掩入私室朝

廷付守臣節制之權本良策也彼則以私役為常而脅以威令籍義兵以備緩急本善計也彼則拘之城郭而失其生業耕營田以實儲蓄本古道也彼則彊之鄉夫而奪其農事邊陲之民怨懟盈耳卒有緩急將何所恃必須懲其一二明示播告使之改行率德庶幾百姓安業此所謂愛民也有此五者而後可以為國如其不然臣竊憂之至於擇將臣不敢易言之也以令之將為皆不可用耶則將以何人而易之以令之將為必可用耶

則又不敢以為然也夫使守道之策行固本之議定通財之說明則識事者必應時而起稽衆之計廣愛民之政傳則好事者必舉賢而進可以類求可以意使矣若夫練兵則又為將之事非朝廷之所憂也臣受國厚恩無所補報傾倒所學不過如此惟陛下留神

戴栩奏禦邊劄子曰臣請言天下之大慮今殘敵不足慮矣近而可慮者淮孽也遠而可慮者蒙古也淮甸之孽雖逆名未彰而逆節已露我之耕牛則倩容以致之

我之戰馬則昂價以誘之我之材木則資以為舟筏之具朝廷方計糧而為之餔餽糴以應其需稍拂其意則起而殺官吏焚城郭暴骨草莽積聚為之蕩然一得其善言則置而不問夫朝廷不先事以激變誠大體也而臣揆之事宜自可並行而不相悖陛下與大臣務為恩言以存其終始申勑制閫常為之備俟其有變而誅之彼之未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為不善則天人共憤而曲不在我矣蒙古之擾我邊陲西起巴蜀中經襄漢東

並淮泗横亘數千里度其勢未能如是汗漫意其羣盜潰卒假托名字游魂竊息不然則所過郡縣驅其丁壯老弱以為前鋒耳若是者當精間諜以伺之不可聽其自為去來也然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先為不可勝以待彼之可勝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為攻戰者將非吾兵乎所恃為保障者將非吾民乎今自三衙逹于屯駐將帥掊刻日甚借貸之責償差使之納賂征行戍守反利其死而名糧口券動占虚籍甚者家貲豐餘

與夫材力之出衆者往往貪忌百計以害之而陛下之兵怨矣自内郡達于沿邊州縣朘剥尤為苛峻税賦之重輸贓罰之過倍楮幣貼入自為折閲而茗塩酒麴動致破家甚者和糴城築之類科抑百端朝廷雖給本費以巨萬計反席卷而藏之而陛下之民怨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為耳目者風憲之職而已間有背公徇私竊弄威柄尺牘所馳轅門鈐閤無日無之其營求囑托如裨校之補陞椽屬之辟薦主將州郡能順

遂其意則過雖山積且曲為之地尚奚肯為陛下告哉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雖有激而云亦末俗之通患也臣不識忌諱位卑言高何所逃罪惟陛下留意自治之策使可慮者不至於可慮則天下幸甚

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李曽伯上禦邊五事奏曰臣一介踈庸誤蒙聖恩拔拭畀以閫寄昌昧領事條又閱月于此竊伏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

當思一道之憂邊防所關得一日之暇則當為一日之
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於蠻獠民不知於兵
革十數年以來始傳敵有假道斡腹之計見於中外奏
疏前後凡幾其為隱憂豈待敷述第以抵戍之始莫急
守邊之宜雖近諜之未有所傳以前聞而詳考其故參
之管見敢以條陳謹開具如後
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為蠻
猺所隔種類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

稽之前牘類以為難前者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
郡選差體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
往自杞宜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
路程尚賒而況蜀羌以西又在遼邈其所刺探或
傳寇犯烏母國寇攻赤里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
敵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
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
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

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敵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敵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諳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叅之衆論皆謂敵若自沈黎以西之諸羌透漏南詔則蜀閫當先知敵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透漏沅靖則荊閫當先知其與

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去

敵境地里委相遼絶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閫應

有探到敵人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

隨機應接極力備禦

一敵人謀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道路可

通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

暇一一泛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録所報

或傳謀入思播以窺沅靖或間取道蕃部徑趨南

詔或謂吐蕃已得敵人旗號為鄉道入廣此等之
報不一而足敵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
雖若少寬然丁未冬所傳敵南闖連為蕃蠻所沮
至戊申冬復傳敵人向吐蕃境内相近南詔以此
觀之則是敵之進退邈在諸蠻之外正自叵測本
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意者去冬沈黎奏巖州之
捷敵既北遁遂寬南侵由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
使敵兵無間之可入則廣中賴以無事豈不甚幸

第因閲蜀中去年一報謂敵若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丁未失利於西莫先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又安知不捨巖州之熟路而取他道有如蜀帥久在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為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玩臣近得邕守王雄晝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考大槩廣

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蜀自沈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羌由南詔趨廣界殆無一百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户無虞一罅稍踈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坐視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萬一敵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絶向

來謝濟之往前帥遣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傳聞斡腹之計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大槩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上於是有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

餉匱乏設有邊警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寇於是宜邕二州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為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蓋已屢申于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愚力之所至事事而備旦旦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事力僅可隨宜而

措畫豈敢過有於作為臣之所憂其他姑置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彊非但為敵寇窺闖之防亦欲為諸蠻控制之計葢馭輕必先於居重非彊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修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以制其命此理甚易見也令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盜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常苟安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稍猖獗則亡

具甚矣何以運掉臨期請師于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秖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糧僅招及八百止令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朝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舉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

外寇

一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

勢者素有此論葢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覊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賴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横山永平等處皆是慶歴景祐間祖宗盛時朝㫖措置城築見得以其地為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計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熈豐舊數為增其封境之廣闊子民之蕃庶又於

此可見所置提舉都廵檢使四員分隸兩江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横山寨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平雠殺禁掠賣有寇則調兵於諸峒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官屬共不啻十餘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郎爲提舉其請給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其官名之重又如此臣竊謂祖宗當承平時其爲區區嶺表一隅措置若是周密無非爲藩籬計況止備蠻非備敵也近年以來上

下毋狃於循習事勢曰以陵夷諸寨兵戍既廢舊屯提舉四員祇存虛闕蓋有以身而犯難未聞有功而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廉且終滿艱於得代遂致無人願注類畀攝官貪婪小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風以此永平之被焚徃見於交人横山之奪印復見於溪峒向也輸納稅米及錢以供提舉官請俸今皆失陷無復有之向也首領至寨廷參令率相抗禮甚者反加慢罵矣臣思祖宗成規

百年羈縻以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

自來矣嘉定年間經漕兩司商議漕司歲撥塩四

百籮以支兩江半年俸給亦嘗有意經理近歲守

臣謝子彊王雄條具邊防事宜申明經司湖南憲

宋慈條畫團結峒丁等事申樞密行府與夫本司

前帥皆嘗講畫欲得措置修復固已辟廖一飛者

充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有正官諸峒未免

仍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二千里幾自毀

撤置弗葺理深為惜之以臣愚見今欲復四提舉官未易有此事力盍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平右江則駐横山盖此二處人皆知為今日控扼陖理防備斡腹之要地畧倣祖宗之制稍重提舉之權許令經司踏逐武臣優其資格假以添差本路兵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提舉總轄許及二年不俟替離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賞任滿與本路州壘差遣亦猶瓊州將領任滿

就除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措置任責以多寡分認各官俸給經司儻無此力請之於朝且未得催索諸峒苗稅除見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戍兵數十人隨往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為之太驟以啓猜疑如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蠻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為吾國保障但患行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其責有扶持無沮撓臂

指相應痛癢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取朝廷指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第一事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為先務今臣檢照前牘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損濡沫之禮物給

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隘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大歩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猺即焚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為慮今官司輯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籬落則可非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

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況今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師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令官司團結其間散在猺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之豈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此姑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材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虛於此三者亟討論措置乃

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倅黄夢應者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一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黄賢能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曹睞亦嘗結約天地蘭那等州峒首領羅光具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欵以路萬里為諸欵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

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黄夢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犄撞一

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行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鬬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將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

丁巳即從其所請勉之究意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浸寛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為未免即生疑愕前者朝廷行下閫臣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為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蠻猺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兹不容不謹如此臣欲且行下

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若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彊壯而補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貼黄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為斡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濟如深入險阻重兵所難今者敵戎窺闖之計固難揣度所當預防然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敵當隆寒草枯蜮夏蝱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羌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容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申嚴邊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蓋又慮慢藏誨盜如舊歲南丹宅寇之驚交人假道之報

有不得不防者非止為備敵計也

曾伯荆閫回奏四事劄子曰臣猥以庸繆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戍淮罔績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曽蔑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賤次亦已兩旬事雖多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日奎畫誕頒預授閫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撫輯流徒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

此真守邊之良策當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
隆委然自服膺訓飭願竭消塵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
者既臨疆埸親訪軍民聿昭聖主萬里之明可無愚臣
一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為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
自江北諸城往罹敵難閒田曠土彌望荆榛皆二十年
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無可耕之
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敵則當防因糧之患比連
政制臣所以艱於經畫未易廣於開拓也本司所管江

南江北屯田人謂孟珙嘗云尚餘九百萬畝以臣愚料珙亦誇言儻計夫而授田以何人而充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賈似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成功視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於此乎仰而又司存生券貼支無藝頭目添給月廩浩繁

南北之應酬緩急之椿備舉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産之家仰為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幸諸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類傷於巨浸歲事已乏於全功而況本司今春優恤佃户又以每畆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決是不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間秋收雜斛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於誤邦儲糴

時一失糴價倍踴將徒咎無及也昔羊祜屯田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田功之經久堅持定畫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閒親率勸課思廣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湟中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遷有無通惠商賈往年與金爲鄰沿邊置場之利公私共之近歲敵與中國交兵

嚴貿易之禁始於邊州守將博易馬疋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已覩其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皆可自為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盖淮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齎已貨越吾土以求鬻於我京湖則置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齎貨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衛以軍兵泝流而上尤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

不拘冬夏之候荆之互市惟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
不敢踰郢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内每夏僅止一兩
次貿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閒之舊歲不過得銅
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滞貨也計其息
若羸羨之可數視其本或變轉之尚難所得幾何厥費
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敵情可以得敵馬可以
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盡在利也邊臣能為公計苟籍
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指擬以省科

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軍券等需何所取辦此場必至於廢而不敢為矣又況北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嘗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略假之乎臣愚欲望陛下寛邉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疑敵情異時闓計之可支斯亦國費之自省臣聞日今樊城略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為交易宜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説也至於修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

昔用武之國向也壁壘相望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巋然江北與夫下而漢陽耳漢陽距鄂一葦敵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一新規模從事畚築亦既浚淺而培薄轉瑕而為堅矣此外諸城多在寓治鑿斯築斯固未有及是者臣伏讀修復之訓睿謨宏遠蠡管莫窺悚然未知所措竊計陛下披輿地圖指示郡國不忍墮甑之視將復金甌之全聖意蓋有為而發也臣自抵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敵自十數年來沿邊無可

痐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河不殊曩時擊柝之地往往嗥狐狸而長荆棘矣有志之士豈不感歎況以膚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敵人之骨肉方爭中國之機會難得陛下念慮及此真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閫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略之意或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為度力揆時將有所待歷年雖久抑亦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令欲付之以此捐軀効力固不敢辭但令兩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棗安信鄴復

武當荊門凡十郡房元無城未暇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古郢荊岑通襄脉絡將大為經理之計抑姑為徐進之規私慮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速昔趙普論幽燕之伐曰以翰取以翰守以至於孰可為代規圖天下大事反覆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為褚裒商浩祇貽笑方冊也今將為修復某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幾人從何而調不可盡撤見屯兵力當防其乘虛糧支某

歲從何而取須是令外辦此一項糧食不妨常券器械從何而辦財用從何而給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是軍實所需物物預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敖城沂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愆於素無虚役而有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於撫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民之避冦江南者猶煩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攜老幼驅牛畜

歸返其舊土者鱗鱗不絶于道遠而隨棗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寓近裏者則又公家給之牛種處之耕佃聽其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鳴嗷嗷大不侔矣此固衆人視之以為喜有識思之猶以為憂也盖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敵哨不入將謂疆埸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虎視非仁鷙擊必匿慢藏啓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此申諭諸郡俾相告戒類為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有急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遲

鈍不可人意寔切於為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訓敢不益加勞徠安集以稱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為蕃漢之撫摩不専為吾民之流徙興言及此臣罪不勝所恃明主可為忠言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太廣不為居重馭輕之思似道恩結雖優浸成外彊中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阿授柄之憂南岸列營撫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慮幸而不發茍以無虞蠶食安居果將焉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

其視東淮不及遠矣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字銘著諸心待之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人養虎常飽猶恐拂之所謂詐狙作使未易御者臣嘗觀東漢末年處降人於近塞異時劉石輩多出其中苻堅不聽王猛之言亦受鮮卑之患皆可鑒也此證養成要已非一歲於此往者則幾藉以脅繼者則惟幸其弭若不及今商確預作圖維如療病於未病而使醫如治水勿與水而爭勢涵洪優裕勿露機括思所以處之之地用

之之方陰消而潛革之臣恐異時不能不勤宵旰之憂也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足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於拳拳棳緯之心爾伏望聖慈容與大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訓用輙進狂瞽之言褻瀆震威謹跼蹐以俟鈇鉞此外猶有祈控於陛下者臣自頻年灾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於前時材力豈堪於重任封疆畫瘁所不敢辭餽餉攸司實難共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

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為闔費匱乏賴以相通臣則懼總
計支吾久將不逮陛下且謂日用如故歲入頓虧其可
以有立乎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病證方
異而醫者謂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
同前日語況衰竭者乎强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
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聖慈早賜别選計臣俾臣專意
兵事若或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肩一心展
布四體搘當九殞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胷臆所藴筆

舌難窮併乞睿照

曾伯為淮東制置使奉詔言邊事上奏曰臣所準御筆指揮仰見陛下申飭三邊廣延羣策將以圖回實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罄愚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限障凡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使可自為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誤事其有戍卒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

諸州守帥仰承上命必能殫智畢慮見之敷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修浚粗周惟壽泗暨漣越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疎略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闕惟豐濠及壽遠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尚廑廟堂之問乃若敵情所在則羅哈諸酋睥睨於我者已非一朝于此春秋更哨蓋將以歲月弊我兩年以前河南宿亳應永間敵猶棄弗守去歲以來廢壘城矣閒田耕矣而且積粟於境治舟於河此其姦謀

自有所圖而河北據招泗濠梁報到敵中事宜今秋之入又欲早於去歳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又其可忽乃舟楫之當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日邊頭之事淮面湖面為急博采衆論亹亹然非不可聽然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别白而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

皆是敵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謹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習於舟不敢輕突近年以來安豐則防頴口濠梁則防渦五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招信亦往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敵使不得渡然觀遞年與敵應接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伍僊𣲖一捷然不能遏敵舟之不出敵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敵矢逮至去春敵之圍壽由頴出舟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

郡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為不多敵船一出蕩不可禦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備竭心力臨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會萬兵與敵相持累日弗能遏敵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汊之桑榆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於此堡南北之鋭在焉轉戰幾晝夜敵勢四集圍堡亦遂弗支若非文德見幾急急汊斂入濠固守豈不中敵毒手即是數節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蓋舟師本我長技敵乃習

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而此敵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我以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絶勢所難禦非我師之不盡用命也今來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圍則覩諸巳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敵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淮千里與我共之我之咽喉脉絡為彼所斷諸州糧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捨諸隘之備而於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

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用巨艘使敵有所顧忌縱或侵犯我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面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瀰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知湖澳地里敵之垂涎洊食非一朝夕連年出没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而敵之來路已

熟血入于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來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稻粱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聚落實繫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徳勝湖博支湖一二水面稍闊敵騎難侵其餘雖名湖濼非有巨浸至於海岸又皆平川我之能往敵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間居人避敵之地亦為敵以計取

卒用其衆轉而他攻此皆往事之鑒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為淮東之患者必自射湖始壬寅之秋敵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沿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項昭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興化專令為湖中之備此策弗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為防托寇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遏之然亦

僅可分布控扼使此敵不敢徑涉慮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敵之不渡未敢以為然也而況湖中舟備如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萬一敵用故智復由海溝斡腹透漏則我之舟楫反在敵背豈可不慮近自敵退後訪之各郡守將及士夫父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寳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于平河黄浦者詳玩數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避則一

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灤隔絶外其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踞坐寶應亦不能遏此敵之不過若曰築平河黄浦青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敵犯臨河小堡何以抵當臣憂心如灼實未得其長策近見委官再往郵淮兩郡謀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説並行水鄉之深闊可恃敵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

以避寇其他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防寇至入城遷避惟有此策尚或可行此外寶應及湖濵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敵由平河入之路泰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敵由海溝入之路然亦止可以為敵勢小入之備儻其大至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敷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險阻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於目前臣憂此熟矣今雖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睿慈速下有司更加商

確如臣言可採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軫淵衷江淮相為表裏藩籬堅密門戶自安惟陛下亟圖之

貼黄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於臣之利害然實切於國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吕文德近來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不待辯然臣觀鑑久不樂制司之居其上文德則不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為秦越臣得近日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無

制淮西地遠勢均運掉不行而招司自謂贅員常懐觖望非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廟筭中矣此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所申既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員觖望之言所遺臣書其言頗激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憂他時設有蹉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不盡言以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併歸王鑑權管却分呂文德過淮東界以沿流一大郡

分淮東安撫一司以畀之仍畀兼節制沿淮諸州

策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淮東制置使兼知庶幾

東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

如淮面湖面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

睿斷

李鳴復上奏曰臣蜀人也三仕劍外蜀之安危成敗嘗

身履而目擊之今蜀民困於科擾之煩蜀兵壞於驕縱

之久蜀財竭於費用之夥其可慮者多矣而關外五州

所以蔽捍全蜀利害尤重謹摘其切於邊防者二事以進陛下幸垂聽焉一曰復家計寨之舊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寨之有家計向者吴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其為慮蓋甚悉也自紹興至開僖敵嘗侵犯矣視之而不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過之而不敢越懼吾之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變以後一

時邊師欲築城以為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曩時蜀師又欲列柵以為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絶險者為之而山寨則為數七十無其險也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為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詫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故謂家計寨當復

其舊者此也軍之有忠勇初以陜西弓箭手法為之與
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而關陜則謂之忠
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守蓋有墳墓屋廬
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當效死弗去也
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為軍一人執役數
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用古者寓兵於農
何以異此敵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難以支也徧給旗
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不容散遣也創置

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謂忠勇若一矣而實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粮器械而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義則皆烏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核其實數未必果皆按籍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亦幾倒置矣臣故謂忠勇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家計寨復則保聚有要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特為五州計為四

蜀計也陛下如以臣言為可采乞下四川制置司恭酌施行

鳴復為侍御史論今日當議備邊之實上奏曰臣竊聞敵使之來朝廷議所以待之今之議和猶昔之議戰也臣以為和戰皆不必多議所當議者邊備之實爾臣嘗觀班固論漢一代禦戎之策至其終則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此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夫懲而禦備而守此

最邊防急務不容一日闕者而今馬上下皆忽之問之朝廷則曰已行下戒約行下隄備矣問之邊帥則曰某處差某防遏某處差某屯戍矣驗之以事實未見其實也何以知其無是實往者汴京之得捷報飛來謂全子才陳兵以護闕庭趙葵諭衆以宣德意又申諭諸將益整六軍渡河陰之師奪孟津之險朝廷亦信其言第功行賞矣小戰纔衂望風皆潰守禦之實安在已而趙范至浮光齎書告廟堂曰淮北之守已遣五千人屯息二

千人屯蔡矣又遣李寬孫軍勝守鈞守許厚犒而往斷可得其死力矣雖使敵國有韓信復生亦恐未能勝范也其詞甚壯若無復可慮矣而哨馬一至數州俱陷守禦之實何有前日無其實而徒欲僥倖乎戰之捷今日無其實而又欲僥倖乎和之成謀國若此豈不大有可憂也哉臣謂敵使之來隨宜區處視其貢獻之物隆其賜予之禮寧過乎厚毋傷乎薄使一二敵使弭耳而退足矣若曰仗一王檝可堅兩國之新好憑一鄒伸之可

復中原之故境恐無是理也金昔以和誤我敵復以和誤金啇鑒不遠而猶欲蹈其覆轍乎為今之計當移所以議敵使者議邊備舉所以講虛文者講實政財必欲其豐糧必欲其足器械必欲其備人心必欲其固士馬必欲其壯健而又擇良將以任之使吾邊陲之間屹然長城隠若敵國則有所不和和無不成有所不戰戰無不勝矣此上策莫如自治朝廷所宜加意者在此不在彼也惟陛下垂察

貼黄臣既謂敵使當隨宜區處不必多議矣似聞朝

紳有以借吉服一日為言者此隨時俯仰不知大

體者之說關係甚重有不容默夫中國所以異於

四敵者以有禮義也國家大典禮豈宜為外方一

小使輕易陛下方以孝治天下行之三年而遽壞

之一日可乎併乞睿照

嗚復又論和議不足恃當以守備為急上奏曰臣竊見

敵使之來引見已畢此既待之以有常之禮彼亦不肆

其無厭之求由中及外咸謂自今可以變干戈為玉帛矣而臣愚不識事勢獨有憂焉臣之憂非於今日而後發也往歲之秋適當輪對是時朝廷委襄陽遣使銜命而往猶未出疆也臣妄謂敵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憂者一既踰一年而敵使再至其狀猶前日也臣之憂亦猶未釋也臣之所謂不可測者人皆見之不敢贅述所謂深可慮者人未必皆知之其可不申言以冀中外之警悟乎往者寶慶丁亥敵嘗遣兩金牌至蜀大書

偽號于牌之上自謂為天所錫附以幅紙幾百有餘言狂僭異常悖嫚無禮大槩只欲吾投拜否則厮殺耳彼所謂投拜即吾之所謂和也吾以講好為和彼則以投拜為和金非不通好也通好而不投拜其禍卒不可解於他國亦然此豈可不深致其慮哉王檝之來以宣撫為使名只此一端便覺可怪臣閱邊報敵人蹂踐關隴占據河南有所謂宣差矣有所謂元帥矣名曰宣撫獨於王檝見之雖往時密院劄下襄陽亦曰蒙國偽宣撫

此名何為而至吾國也臣觀檝之為人外雖恭順内實
姦詐意其涉吾境也固例曰通好也曰議和也其反命
敵酋也未必不曰吾使事畢矣由鄰境至國都皆聽吾
之宣撫不吾拒矣異日見之國書萬一有如金牌之僭
嫚我其何以待之將卻之乎抑受之乎卻之則貽禍目
前受之則貽羞萬世利害既迫吐吞不能臣恐紹興故
事將復再見宰相不免為秦檜執政不免為孫近在朝
忠憤之士將有如胡銓者出寧欲赴東海而死矣陛下

試觀鄒仲之等葦果能如富弼肯與敵酋爭獻納二字乎肯辭官不拜謂敵或敗盟死且有罪乎一意詭隨百端捏合是亦王倫耳慮事當察之於始防患當謹之於微先事而為言則亦當先事而為備然則策將安出乎自昔待異域之說有三曰和曰戰曰守而已和戰蓋相反而守則行乎二者之間不容以一日闕不戰則和不和則戰此所謂相反也能守則可以和可以無和能守則可以戰可以無戰此所謂不容一日闕也為今之計

嚴吾守備以待其勢之自定斯得之矣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勢為守者也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弗去此以人為守者也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以道為守者也得其道則人為我用得其人則勢為我有其說雖三其理則一而已矣且所謂道何道也其要為三綱五常其序為君臣上下其用為禮樂刑政脩之身者此道也達之天下者亦

此道也使綱紀森嚴法度峻整衆賢聚於内羣邪屏於外六典治邦國而見之政事者無不舉八柄馭羣臣而施之賞罰者無不當則此道行乎朝廷役簡刑清政平訟理循良者必用貪暴者必黜布中和之化而嘆息愁恨之聲以消行寛大之書而安静和平之福以集則此道行乎郡國峙乃糗糧備乃器械有功則賞雖小校必旌其勞有罪則誅雖大將必正其法使皆有仗節守義之志而無畏死貪生之心則此道行乎邊鄙言必忠信

行必篤敬彼以暴吾則以仁彼以力吾則以德自治以定其立國之本權時以施其應變之宜則此道行乎蠻貊果能此道矣人心愛戴國勢安彊因斯民歸往之情符上天助順之意雖以混一區宇掃清中原蓋將有自然而然者豈必待惴惴而為戰汲汲而為和而後足以固吾圉哉邇者恭承陛下頒示宰相鄭清之章疏臣以濫陪經幄例獲諦觀篇末奏陳理盡而詞切諒陛下亦犂然有當於聖心矣雖然宰相事無不統非但發於言而

止也乃言底可績然後相之職為無負漢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人主事亦宰相事也惟陛下與大臣益加之意

貼黄臣近見四川制置趙彦吶備申敵寇犯蜀直至武階調遣諸處軍馬併力鏖戰敵遂敗績然則使地利在我人和在我敵未嘗不可勝也韃方遣使議和而亦遣兵入寇和果足恃乎和不足恃則守備之實尤不容一日不講行也併乞睿照

鳴復乞宣引兩督視使各陳已見上奏曰臣竊謂今日之邊患皆邊臣有以致之致敵使之來者嵩之也致敵騎之來者范葵啨也蔡息不共事則韃使未必徑造闕庭河洛不出師則敵騎未必指為仇敵和戰雜用處置失宜啓釁召戎實基於此今范守襄峴葵守維揚啨守合肥皆曩時之主戰者也敵若抉我藩籬入我門户為三帥者其戰乎其守乎兵凶器戰危事戰或不捷策將安施苟嬰城固守而長江之險敵遂與我共之計又安

出陛下並建督視蓋謂朝廷去邊面遼邈就遣二重臣假以便宜從急應接耳五大帥不得為之事兩督視當為之朝廷不及行之事兩督視當行之抑不知為督視者將調遣淮襄以掃除寇亂邪或欲捍禦江面以固護根本也若止於捍禦則沿江兩制帥足矣奚必督府而後能辦如志在掃除而且聽敵之自為去來諸帥之自為戰守諸軍之自為叛服則今日之患正坐此爾局面既新而積弊如故奚以督視為哉和戰守之孰是孰非兵將帥之孰勇孰怯

沿邊之地利孰險孰易沿江之津渡孰緩孰急大帥或不職誰可授任大將或不利誰可御衆此皆大節目所當講貫曾次者夫有此規模然後有此措置有此措置然後有此成就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安危利害之機決在俄頃恐非徒事繁文務為觀美可以虛聲了辦也高帝一築壇而漢楚勝負已決於韓信之數言先主三顧草廬而魏吳蜀形勢已定於諸葛亮之數語陛下曷不宣引二臣使各陳已見聽其有何等籌畫乎伏乞睿照

貼黄臣竊聞趙范有樊城之報敵衝我軍不動退走數里亦足振起士氣未可言捷也儻朝廷因此玩弛二督視因此懈怠悠悠其出坐失事機警報忽來倉皇無措矣陛下限之以五日君命顧可違乎陛下之令不行於督視督視之令顧可行於將帥乎無以事上恐無以使下併乞睿照

嗚復知福州乞嚴為廣西之備上奏曰臣七年去國放浪江湖未許乞身猶縻廪粟事有關於國家之大利害

者不容不以奏聞臣近得四川茶馬司準遣牟申之十一月書謂今歳敵兵分兩道入寇一由利閬一由巴山利閬之寇至磑子溪我軍發伏頗捷餘衆却轉入巴山合而為一未知向後如何制帥迤邐捜回已抵合陽觀敵所向而圖之最是交廣之憂不可不慮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萬忽抽二十萬入雲南見茂州所申自曲納族節節透入已至渭節村風節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蠻長驅而往則大理危矣豈宜其可不警臣向者

已亥之歲僑寄毗陵曾聞蜀帥陳隆之具申朝廷謂敵人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國斡腹入寇密院劄下廣西經畧徐清叟嚴行體探預作隄防後來清叟到大理自杞等國回報繳申今可覆視也近又從邸報見樞密都承旨蔡節奏章專坐廣西經畧蔡範申到事宜謂邕宜深為可慮與今來年申之所言及向來陳隆之所申大槩一同臣竊惟敵人向與金為讐掃穴犂巢自燕從汴盤旋積歲竟不能過黄河以遂其不奪不厭之志或

教之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轉入於是破西夏踰積石踐蜀境竟求以快其欲而後已今其與我為鄰也虔劉我兩淮游食我西蜀所幸天限南北長江洶湧不容輕涉然數年以來嘗蕩過萬州以下之胡灘透漏黎州以後之大渡河彼其姦謀詭計未必不曰河之尾有路可以饜金則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窺我天道好仁而惡暴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彼其貪惏無厭其亡可立而待然在聖賢每思患而預防之必於無事之時先為有事之

備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臣心於憂國不能自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慮而亟圖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伏乞睿照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八